

Jingshangjing Wenji

井上靖 文集

郑民钦 — 主 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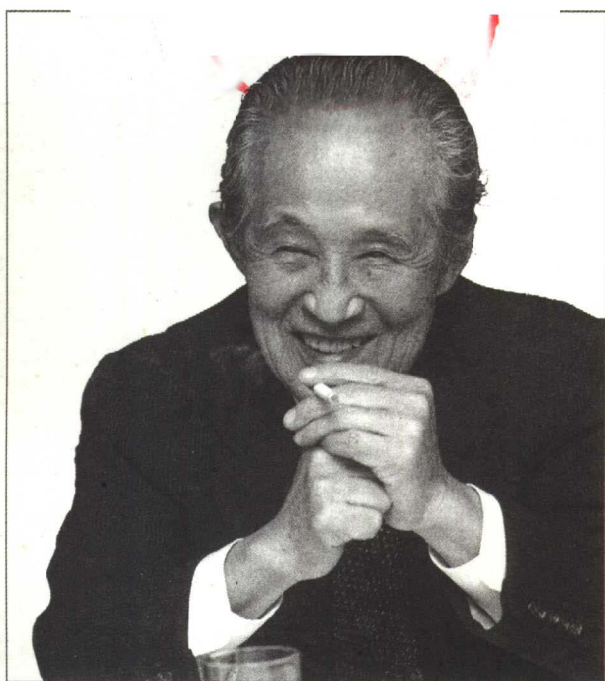
第 **1** 卷



Jingshangjing Wenji

井上靖文集

郑民钦 / 主编



AB220/11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上靖文集/(日)井上靖著;郑民钦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9 重印
ISBN 7-5396-1680-6

I. 井… II. ①井… ②郑…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日
本-现代 IV. 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404 号

井上靖文集(1—3)

郑民钦 主编

责任编辑:凌 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39.25

插 页:2

字 数:900,000

印 数:3000

版 次: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80-6/I·1566

定 价:5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致中国读者

井上美美

由郑民钦先生精心主编的我的丈夫的作品集《井上靖文集》已经翻译出版，不胜欣喜。靖在天国也一定十分感谢。

靖一直敬仰中国，说“中国把汉字和佛教传给我们”。他还在京都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大概就想到中国去看一看。他说自己在大学里几乎没去上课，却埋头阅读有关西域的文章。

获芥川奖以后，他就有机会到中国去。他创作很多中国题材的作品，如描写鉴真和尚东渡的《天平之甕》、《西域物语》、《敦煌》、《孔子》等。

在外国题材的作品中，还有以韩国为舞台的《风涛》、描述俄国的《俄国醉梦谭》、以美国为舞台的《海神》（未完成）以及其他有关欧洲美术的作品，不一而足。

靖去中国大约有三十次。他对我说过，一九七四年第四次访问中国时，参加十月一日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满天的焰火非常壮观。

我随他去过中国八次。在太湖（无锡）买的可爱的惠山泥人至今还并排摆在我家会客厅的书架前面。

我记忆最深的是去敦煌。那个时候（一九七八年），飞机只能从北京飞到兰州，然后乘火车翻越祁连山脉的乌鞘岭（三千八百米）

到酒泉，再从酒泉坐汽车到敦煌。中途在安西住宿一个晚上。虽然一路上也看到几个小城镇，但满眼是广袤的沙漠，第五天才到达敦煌莫高窟。

后来，我也去了玉门关、阳关，由不久前去世的孙平化先生、吴从勇氏全程陪同，中途增加了女医生和厨师等，连饮用水、饺子等饭食都准备得很周到。

从敦煌往前走，常书鸿先生也陪同我们，吉普车在没有道路的戈壁滩上奔跑。从玉门关再往前走，一切都交给曾参加过战争的司机和自称是“马贼王”的常先生的安排了。

我对《井上靖文集》的出版实在感激不尽，难以言表，唯表示衷心的感谢。

平成九年九月三十日

序

林 林

民钦君主编一套《井上靖文集》，收录作者的代表作，其中大部分是获奖的作品，不仅在日本，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有的可以说是经典名著。他要我写序。我欣然答应。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我与井上先生交往三四十年来，是我的良师益友，可谓坦诚相见的知交。我国虽然译介不少他的书，但尚没有一套文集，始终觉得遗憾。现在这套文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

今年7月，我和日本现代歌人协会理事长篠弘、日本现代俳句协会会长金子兜太，在岩手县北上市现代诗歌文学馆（井上靖曾任名誉馆长）进行鼎谈，其中谈到井上靖文学的问题。我从井上靖的散文诗入手，论及他的文学风格。不读他的散文诗，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小说的深刻内涵，也许可以说散文诗是小说的酵母、是诠释小说的钥匙。我也用一篇西域散文诗《心灵波光在荡漾》显示他的作品的神韵。

井上靖一生写了很多散文诗，出了不少散文诗集。他说：作诗可以说是天才的工作，是浸在精神奥底的秘密工场的作业，确是特殊才能的事。井上靖的散文诗写得放松，信笔所之，诗里有情、有

事，更有些古迹的场景，兼有叙事诗的情调。而他的小说往往具有叙事诗的风格。小说是在散文诗的基调上铺张深化，演绎成情、景、事交融在人物上的作品，小说的格调也如散文诗般自由自在，读者不感到拘泥雕琢。总之，井上靖的小说创作风格和总体思想与散文诗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还是井上靖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异域之人》、《天平之薨》、《楼兰》、《敦煌》、《洪水》、《苍狼》、《杨贵妃》、《孔子》等，使我们看到一位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的文学家是如何以高超的手法营造无人抵达的精神境界。在创作这些历史小说时，他是学者型的小说家，以高度严谨的治学态度查阅资料、实地考察、请教行家。《异域之人》写的是东汉开拓经营西域的杰出人物班超的故事，班超素有大志，投笔自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汉书·班梁列传》），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在散文诗里用做“入虎穴、得虎子”，因他能从晦见明，先发制敌，强调班超在边疆建树显赫的功业。《天平之薨》饱蘸感情的墨汁讴歌鉴真大师为实现弘扬佛道、传播华夏文化而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崇高精神，塑造出鉴真这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敦煌》和《楼兰》是井上靖西域小说的两部代表作。《敦煌》的故事归结于作者解开封藏于千佛洞里万卷经典之谜。赵行德、朱王礼、回鹘族王女这些人物的命运和敦煌这块土地联结在一起，演出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活剧。这部叙事诗般的作品以众多虚构的情节揭开蒙罩敦煌千年的神秘面纱，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井上靖创作《敦煌》的时候，由于当时我国的西部边境地区尚未开放，所以没能去实地，主要依靠《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宋史记事本末》、《敦煌佛教史概说》、《敦煌艺术收录》等资料，到1978年5月，距发表《敦煌》20年之后，才第一次踏进敦煌，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创作《楼兰》也是同样的情形，他生前梦寐以求想踏上楼兰的土地。楼兰是丝绸之路的

交通要地，盛唐诗人王昌龄有“不破楼兰终不还”愤激之词。先生却因故未能成行，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先生创作《孔子》更是耗尽心血，先后六次来我国山东、河南考察有关古迹，该书尚未完成，他就住进了医院。1988年9月5日，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陪同，我和民钦君到东京的国立癌中心去探视先生。病房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泽木信乃”的姓名，这是先生于1933年以小说《三原山晴天》参加《每日周刊》征文使用的笔名，现在是为着防止外界的干扰。病房里的摆设很简单，除了沙发、茶几外，稍微引人注意的还有一张小案几。案几上没放什么东西。先生身着西服（大概是因为见客人吧），气色也不错，依然那样健谈，他告诉我，他治病期间还在这张案几上继续创作《孔子》，只是怕医生不同意，不写的时候，稿纸、资料都收拾起来，不摊放在案几上。离开病房后，白土说，这次见面是井上先生瞒着医生的。可是，那次见面竟成永诀。后来虽然听说他患食道癌，但相信他从小练过柔道，身体素质好，或许能够战胜疾病。不料1991年1月29日夜里，东京的朋友打来电话，通知我井上靖先生患急性肺炎已于当晚逝世。我只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悲痛。斯人已去，典型尚在！1996年，我获得井上靖国际文化交流奖，在东京见到先生的夫人井上美美及其长子井上修一，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往事历历，怀念愈甚。

《孔子》这本先生的最后巨著，布局宏大，内涵深邃。他把重点放在孔子伦理道德的核心“仁”字上，从未来从世界的巨大时空观念着眼，审视孔子突出的文化思想的主体性。最后一章追述春秋战国时代的葵丘会议，把先生希求融洽的人类社会、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与孔子的思想结合起来，体现作者对凤凰自由翱翔、麒麟安乐行走的升平天地的企望。

井上靖通过与历史的对话回顾人类在漫长的时间里的活动，从变形乃至无形的空间风貌里发现古今相通的情愫，使有限的人活在无限的岁月里，并且从中体味着丧失的悲哀——美的毁灭的

凄凉。所以，他的作品仿佛飘着一种淡淡的哀愁，这种哀愁大概是对人生意识的不可思议的沉淀，贯穿在他的历史小说的寂寥悲苍的氛围里。诗人的抒情性流淌在小说的底层，某件历史风物的遭遇往往折射出人和民族的命运。

《猎枪》、《斗牛》、《比良山的石楠花》、《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冰壁》等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深刻地揭示日本战后初期混乱躁动的社会里各种人物的形态及其复杂的心理变幻。从总体来说，细致地刻划出人的内心深处无可奈何的孤独心态，不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无法逃避时代社会的支配，表现出一种怅惘的情绪。他的小说各具特色，很有魅力。在小说《猎枪》之前，先有散文诗《猎枪》，前者是后者的“意译”，充满丰富的诗意，是一篇理性和抒情融合的散文诗，突出着“落寞的白色河床”般的心象风景。《斗牛》通过描绘现代社会的“行动人”的行为揭示日本战后初期的虚无世象。《比良山的石楠花》和《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以两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展示迥异的人格和道德，对比出人物自身的悲剧性矛盾。《冰壁》作为“社会小说”提出了在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里人与自然、自然与都市、伦理与爱情的问题。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小说，都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让读者不忍释手，井上靖不是靠华丽的辞藻，而是严谨认真的态度、精巧深刻的构思、准确生动的语言，使作品具有灵动鲜活的生命力，给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产生深层次的思索。《苍狼》（即成吉思汗）主要取材于《蒙古秘史》，作者塑造铁木真这一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描写他战胜对手、终于登上大汗之位完成统一蒙古部落的叱咤风云的人生历程。他以“苍狼”作为书名，固然起源于蒙古族的苍狼白鹿的神话传说，但主要还是以此表现成吉思汗的精神力量。该书问世后，1961年在日本文坛引起一场著名的“狼的论争”。问题的提起是大冈升平认为井上靖所描述的“狼的原型”没有对历史事实进行详细的研究归纳，只是作者的“先入之见”，以自我创作需要任意取舍史实，所以作品既不是叙事诗式

的，也不是历史小说，而是一种浪漫式的大场面。对此，井上靖解释说，如果没有“狼的原型”，自己就不会创作这部小说。正是这一点才使历史小说成为小说，而大冈的理解过于拘泥，认为史实等于历史小说。自己从来没有随意篡改历史。后来，其他人也参与论争，问题扩大到《苍狼》是否叙事诗式的作品。其实，简要地说，这场论争的本质是“脱离历史”与“忠实历史”问题。我以为历史小说不能等同于历史，如为情节的引人入胜与人物活现的个性，是容许艺术虚构的。举例说，《三国演义》的曹操与《三国志》的曹操，很明显是有差别的。历史小说是艺术品，不是历史书，当然又不能不照顾历史的真实，掌握史料，否则难以称为历史小说。井上先生还是尊重《蒙古秘史》等史料的。

先生暮年，壮心不已，本想继续酝酿、创作几部作品，可惜成为永远的憾事，但是先生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随着岁月的摩挲，会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这套文集的出版，不仅仅是对井上靖先生的纪念，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井上文学的深刻内涵及其在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上的地位。

1997年9月30日

井上靖文学的人性

郑民钦

井上靖的文学作品中，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诸多作品使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达到一种新的臻于圆熟的美学境界。其中蜚声文坛的代表作可以列举出《天平之薨》(1957)、《楼兰》(1958)、《苍狼》(1959)、《敦煌》(1959)、《孔子》(1987)等力作。《天平之薨》是井上靖创作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起爆点，《孔子》是其历史小说最后的结晶升华。作者把我们带进历史，通过荒凉阒寂的沙漠、金戈铁马的战场、形形色色的人物多姿多彩的活动，倾诉着历史的盛衰兴亡，倾听着古人与今人一脉相通的心灵回响。在这里，时空的距离已不复存在，人们走进历史，或者说历史回到今天。那悲苍凄凉、含蓄深沉、又极富浪漫色彩的历史与现实交融的场景令所有的读者为之回肠荡气，感到自己在厚重深广的历史面前的渺小，同时也时刻体验着生命的永恒意义。

《楼兰》直接从斯文赫定的“浪迹无定的湖泊”(罗布泊湖)中获得启示，在两千多年风干的历史和自然中寻觅遥远而神奇的梦想，通过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楼兰人那顽强坚韧的意志和痛苦无奈的心路历程，表现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抗争与苦闷。

楼兰的湮灭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悲哀，犹如从方山顶上挖掘出

的那个年轻的女子的木乃伊一样，默默无言，然而显然又在诉说着一部浑厚凝重、催人泪下的历史故事。这木乃伊在作者的笔下化为与楼兰国共存亡的那宁死也不迁往鄯善的安归室人，美貌绝伦的年轻王后的悲愤自尽意味着一页历史的毁灭，却永远留下心灵的年轻和美丽，显示着一种不可征服的人格力量。这是人性的永生。所以，我读《楼兰》，不是读史，不是读历史故事的衍绎，而是读一首诗。楼兰本身就是历史与自然写在天地间的壮丽史诗。井上靖的《楼兰》是对这首古老的诗歌的诠释。悲壮的史剧浓缩在鲜活的诗语里，读来回肠荡气、百感交集。“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狼烟四起、兵戈交战的场面都置于远景，化作无数的黑点在地平线上冲撞，时间却在天昏地暗的狂风飞沙中流逝，最后凝固在记忆里，掩埋于神秘之中。人在作品中的作用显得奇妙，只是因为人在命运面前如此无能为力，从而突现了个性的大写、人间性的大写。远景的形象美烘托出人在无机的时间流程中所激发的强烈意愿和情念，展示出诗歌的瞬间美，而安归室人之死则是美的极致，在两千多年以后依然令全人类为之动容。那个企图收回楼兰城的鄯善国年轻的指挥员没有失败于敌军的锋镝，而是败北于大自然的肆虐。他是悲壮的失败者，砂砾般粗犷的心滴淌着鲜血，显示着人的懦弱的一面。相比之下，安归室人却征服了自然、征服了自我、征服了时间、征服了人心。虽然这个人物在整个作品中着墨不多，其所表现的精神却是作品的主题，使《楼兰》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升华为一首叙事诗。我仿佛透过诗中平静沉稳的节奏听见作者激昂澎湃的心声，然而明显地带着哀婉孤独的情态。不言而喻，作者虚构的这个贞烈女子与井上靖文学中独特的永恒的女性形象联结在一起，她和《敦煌》中的回鹘王族姑娘在情感人格上是共通的。

《敦煌》通过主人公赵行德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描绘出绚烂鲜明的历史画卷。井上靖向敦煌石窟的千古之谜挑战，以非凡的想象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舞台，演出一幕幕慷慨悲歌的人间悲喜剧。市场上被出售的西夏姑娘那悍勇倔强的异域人的性格给会试不第的赵行德铺垫下一条人生的道路，而倾心相爱的回鹘王族姑娘则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不仅仅是赵行德，也是朱王礼的命运的支配者。她屈服于感情的矛盾激烈冲突的漩涡，从城墙上投身自尽，使两个男人心灵的磨难撞击、融合在一起。回鹘王族姑娘在作品的中间部分就已经死去，但她的影子依然是整部作品的中心存在，依然掌握着男人的行动（这种女性形象在以后的《冰壁》、《射程》等现代小说中都能看到，只是在历史小说中稀释其现实感）。以玉石项链为象征的她的人格竟然具有如此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以至使文弱书生的赵行德变得勇敢坚强，使慄慄暴烈的朱王礼呈现柔心温婉。她是活在悠久的历史与自然的营生中不灭的女性形象。她的美的魅力是作品的主题，与《楼兰》中的安归室人都是一脉相承，只是主旋律中的两个变奏曲而已。《敦煌》大量展现生死搏斗的厮杀场面，刀光剑影、硝烟弥漫、血肉横飞，这在井上靖的其他历史小说中是不常见的。然而，就在这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依然笼罩着王族姑娘的身影，驱使他们的愤怒复仇的情绪的爆发。

《敦煌》和《楼兰》一样，具有强烈的叙事诗的浪漫，赵行德、朱王礼、尉迟光、李元昊、曹延惠等人物的性格都在“历史”这个无法逃脱的宿命划出各自的命运轨迹。冷静而不感伤，孤独而不悲凉，从某种意义上说，《敦煌》是一篇“硬质”的文章，时有硬语盘空，遒劲如铁画银钩，营构出充满原始的激情与冷酷的世界，而回鹘王族姑娘的悲惨命运在荒漠的人心留下一抹骇然的妖艳。

《楼兰》把自然、历史、命运本身作为一幅缓慢移动的远景画，成功地叙述时间的无情。人们在干涸的罗布泊湖畔，站立于沙土掩

埋的楼兰故国废墟上，再也看不见“水晶般清澈的湖水”，只是感受到蕴含在狂风与流沙中的时间的碎片里的人的哀愁。《敦煌》的赵行德“耳边回响着骆驼悲哀的嘶叫”，“慢慢坠入说不上是酣睡还是昏睡的意识朦胧的状态里”。不仅是他，一切人为了确认自己的孤寂都需要这样与天对话的手法。这种孤寂如同一条“白色的河床”一直贯穿井上靖文学的终点。

《孔子》是井上靖的最后一部小说。《孔子》是第一部描写孔子的小说。这是作者积二十年的酝酿、准备，推出的人生总结般的大作。以小说家的眼光，从现代社会角度阐发《论语》，塑造一个孔子的艺术形象，是井上靖的大胆创造。

诗是“小说的酵母”，小说是“诗的意译”，始终是井上靖文学创作的特色。在《孔子》之前，先有诗歌《孔子》、《黄河》。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与激情融于一炉的迸发后的冷却、积淀，凝聚成深厚雄宏的小说世界。

井上靖把人生喻为一条干涸的“白色的河床”（《猎枪》），孤独悲凉的氛围如同一根主轴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主题之中，显示出绘画色彩的轮廓的一面，映现出作者心象世界里流动的音翳，形成井上文学的模式原型。当然，孤独的本质往往呈现寄寓或变形的形式，从停滞的时间里发现形象化、绘画化的孤独风景，时间的停滞亦即意味着时间的无限性。可以说，井上文学活在这种无限性之中。耄耋之年所著的《孔子》里依然流淌着这一条干涸的人生的河道，泛着白光，而且它的境界在历史和文化的沉积中更加沉潜、拓展。

作者以超越二千五百多年的时空，用沉默而透彻的眼睛力图把人类文明史结晶化为“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希望之书”。过去、现在、未来在这里交汇，自然这需要舞台的相似。正如井上靖所说：“没有一个时代能像战国时代一样，赤裸裸地看见每个人的命运，如同月光辉映下的一条河。”1984年5月，他在第四十七届国际笔

会东京大会的讲演中指出：“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掌握了核能。饱尝战祸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谋求个人幸福的时代已经终结，没有他人的幸福，就不会有自己的幸福；谋求一国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没有别国的和平与繁荣，就不会有本国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引用莫丘会议的史实表明自己坚信“人亲自创造的历史”。因此，《孔子》是《论语》对乱世呐喊的回声；是作者对人生、人道、社会的沧桑巨变的心灵呼唤；是建立在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基础上的儒学——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学的艺术再现。

作者没有把孔子作为圣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来描写，通过在深山寒村独居33年的虚构人物蔺蕓之口讲述对“乱世”感伤的记忆。这种与内心对话的岑寂正是作者对“历史”感情的浓缩，既有背对战争的孤独的咀嚼，又有对“白色的河床”般悲哀的人生发出的凝重的慨叹，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冷静的灵魂面对乱世的淡然心境，而且被发展、深化为“感伤的记忆”这种抒情式、诗歌式小说的美学观念。

“白色的河床”在这里由“顺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向天倾诉的“人”归结为“命”，即“仁”。井上靖企图在孔子和儒家的巨大思想宝库中寻觅一种透明的纯洁，把人类从痛苦、不幸、矛盾、灾难的相克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人”、“仁”、“天”、“命”的思想。“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学”即“仁学”，是顺应天命的仁德观念。

井上靖的小说富有哲理，《孔子》的主题是哲学性的思考。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社会里，最有影响的本土文化是道家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和儒家孔子的“教化有为之道”。孔子的思想不像是主张“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的老子那样“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而是从人的社会活动中思考哲学的命题，所以离不开现实社会，离不开人，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是人的思维的结晶。井上靖正是把孔子摆在“人”的位置上，从时间的缝隙中窥见历史皱襞里的一个人的足迹，于是淡淡地、不加修饰地勾勒出来，让人们从带有

某种静态的形象描绘中体味历史的风云、人生的际遇、捕捉民族命运跳动的脉搏。在移动的过程中表现孔子，流动性与起伏性的背后潜藏着一个静态的整体。没有激烈的战斗场面，却暗衬在孔子波澜壮阔的生涯的背景上。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并非为了历史，而是为了写人物，才借来“历史”这个场景，又往往借人物来表现孤独的心象世界，所以呈现静止的形态，其实深层奔腾着巨大的历史长河。我们从《楼兰》、《敦煌》中都能看到人间的行为都最终转化为超自然的抒情诗的架构。可以说，运用非小说的手法创作小说也是井上文学的一大特色。对井上靖来说，还没有一部小说像创作《孔子》这样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孔子属于整个世界。把“人类的导师孔子”“爱人”的思想洒遍人间，是《孔子》哲学思考的终极。

井上靖在谈到历史小说时说，他针对以追求个性和心理描写为自我中心的文学，企图表明无个性的叙事文学的立场。井上文学的人间性所表现的孤独感伤既不是现代意义的虚无，也不是退婴的悲哀，而是深潜于心底的复杂的命运色光的折射，是人的生命原型的凝结，是诗人井上靖气质的核心。

目 录

1	致中国读者	井上美美
1	序	林 林
1	井上靖文学的人间性.....	郑民钦
1	楼 兰	郑民钦译
33	敦 煌	郑民钦译
173	孔 子	郑民钦译